

非虚构的温度与冷度：从《冷血》看特稿写作对社会现实的镜像呈现

卢洪宇

东华大学，上海 200051

DOI: 10.61369/VDE.2026060025

摘 要： 非虚构写作始终围绕：文学性、纪实性、社会性特征^[4]。作品《冷血》是卡波特对于一个灭门惨案进行了长达六年后的访谈和调查后写成的。卡波特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时刻，通过专业、合格的法庭记录和新闻写作，使得整个《冷血》一书真正达到了所谓的“作家试图打开凶手的内心时，他自己也经历了一次自省之旅”。

关 键 词： 特稿写作；非虚构；冷血；社会现实；镜像呈现

The Warmth and Coldness of Non-Fiction: A Mirror Reflection of Social Reality in Feature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 Cold Blood"

Lu Hongyu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Abstract： Non-fiction writing has always centered on three core characteristics: literariness, documentary nature, and sociality. The work *In Cold Blood* was completed by Truman Capote after six years of interviews and investigations into a family massacre. By selecting representative moments and employing professional and rigorous court records as well as journalistic writing techniques, Capote truly achieved what is known as "when the writer attempts to unlock the murderer's inner world, he himself undergoes a journey of self-reflection" throughout the entire book.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feature writing, represented by *In Cold Blood*, constructs a mirror reflection of social reality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literary expression and factual recording.

Keywords： feature writing; non-fiction; *In Cold Blood*; social reality; mirror reflection

引言

冷泉般的恐惧。“艾哈德注视着熊熊燃烧的篝火，不禁感到奇怪，这样的人怎么会出这种事？那种付出、那些美德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变成一缕青烟，袅袅上升又渐渐变淡，最终被巨大的苍穹所吞没？”当杜鲁门·卡波特在《冷血》中写下这句话时，一股冷泉般的恐惧瞬间攫住了读者的心灵。这不仅仅是对一桩灭门惨案的震惊，更是对人性深处黑暗面的战栗，对社会中弥漫的“冷血空气”的深刻反思。

《冷血》作为“非虚构小说鼻祖”，开创了文学创作的崭新形式。它取材于1959年发生在堪萨斯州霍尔科姆村的一桩轰动全美的灭门惨案。卡波特耗时六年，深入访谈和调查，最终将这起惨案转化为一部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这部作品与《北京最后的粪桶》^[2]一起，成为汉语、英语世界中广义新闻特稿写作的两座里程碑。本文将从非虚构文学的知识效益、《冷血》的内容感受、内容赏析以及对新闻特稿的理解四个方面，深入剖析《冷血》所揭示的社会“冷血空气”。

一、非虚构文学的知识效益：新闻性与文学性的完美融合

（一）开创非虚构小说先河

《冷血》的出版，标志着非虚构小说这一崭新文学形式的诞生^[5]。在此之前，文学创作主要分为虚构的小说和纪实的新闻报道，二者界限分明。而卡波特以其独特的创作手法，将新闻的真实性与小说的文学性完美融合，打破了这一界限^[4]。他以1959

年发生在堪萨斯州霍尔科姆村的灭门惨案为素材，通过长达六年的访谈和调查，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然后运用小说的叙事技巧，将这些资料编织成一个完整而生动的故事^[1]。

《冷血》分四部分展开：“死神来临前夕”“不明人士”“水落石出”“角落”^[1]。在第一部分里，卡波特站在受害者被杀之前的临界点，分别从受害者和凶手两方进行了非虚构的写作，让读者仿佛置身于案发前的紧张氛围之中；之后则双线并行，还原凶手犯案过程、逃亡过程，同时从侧面描写案件对堪萨斯州造成的

影响、人们相互信任的消减；“水落石出”部分则展现了警方和正在逃亡的凶手间激烈的博弈，最后凶手被绳之以法，在人群唾弃中银铛入狱的场景，堪称整部小说最震撼人心的场景描写；最后的“角落”一章则是关于凶手的审判记录，卡波特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时刻，通过专业、合格的法庭记录和新闻写作，使得整个《冷血》一书真正达到了所谓的“作家试图打开凶手的内心时，他自己也经历了一次自省之旅”^[5]。

（二）特稿写作的典范

《冷血》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更是一部优秀的新闻特稿^[6]。新闻特稿，也可以说非虚构写作，并不是一个冷血的活儿，它具有高度的文学性和创造性，可以对抗时间，对抗新闻的易碎性^[4]。它是一种介于报告文学与小说之间的非虚构写作形式，通过大量的采访和资料，合理推测出作者所看不到的场景，以个案诊断社会，体现新新闻主义的叙事力量^{[5][6]}，进而讲上一个好故事。

卡波特花了整整六年搜集所有关于这个案子的蛛丝马迹，付出了巨大的心血^[1]。他在写作过程中，注重细节，真实可信，更具体地保证在新闻原则下，找到人物事件的内核。在西方叙事学中，经常被用到的一个概念是“叙事弧”，即故事中的人物经历一些事情后，观念发生变化的过程。在特稿写作中，由于很难获得完整的叙事弧，绝不能将自己置身于上帝的视角，替主人公想很多其实是记者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卡波特在《冷血》中，始终保持着客观、中立的态度，不做黑白分明的判断，尝试呈现黑灰色，他只是一个冷静而客观的记录者，记录而不表态，不放过每一个与犯人和受害者有关的当事人的看法。

二、《冷血》的内容感受：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冷漠

（一）惨案背后的人性挣扎

看书之前看到封面的“冷血”二字，就隐隐感觉书里的内容必定温暖不了。开始读了之后，发现是一个凶杀案的故事，再往下读，看到凶手如同杀死一只虫子一般，杀了克拉特一家^[1]。几声枪响，良善温和、广受尊敬的克拉特一家惨遭杀害，被害人均被击中面部，男主人则是被割开喉咙后被击毙^[1]。让人吃惊的是，两名凶手从这起谋杀案中只得到了几十美元、一副望远镜和一个收音机^[1]。

然而，在审讯中，警察发现其中一名凶手佩里仿佛“未曾泯灭人性”。他费力气把纸箱从地下室搬过来，只为了让之后被割喉的克拉特先生舒服一点；为死去的克拉特太太和女儿盖上床单，好像在说“晚安好梦”；给年龄最小的受害者凯尼恩头下垫上枕头，希望他躺的舒服些。佩里说：“我无意要害这个男人。我认为他是非常可亲的绅士，说话和气。直到我割断他喉咙的那一刻，我还是这样想的。”凶手和受害人一家没有任何的过节，甚至他们在此前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本来的一场行窃变成一场灭门惨案，是什么让他们走上这条冷血之路？

（二）可怜之人的可恨之处

佩里和迪克杀了克拉特一家，甚至连他们的孩子都没有放

过，这让我十分同情这可怜的一家人。可佩里和迪克呢？在作者的纪实文学里，总觉得他们也是可怜人。佩里支离破碎的家庭、母亲酗酒、颠沛流离的童年，在军队被猥亵霸凌，他没有得到过爱，也没爱过什么人。原生家庭 and 不幸遭遇影响了他性格的塑造，尤其是之后一系列的不幸遭遇，让他渐渐扭曲，最终用残暴的方式泄愤于陌生人。他说：“我的人性只够怜悯我自己。”^[1]

迪克从小贫穷，由于父母的溺爱玩世不恭，结婚后不断的偷盗，成为了一个小混混^[1]。他们仇恨这个看起来美好的世界，仇恨周围所有的人，一个人的生死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不需要内心挣扎或者愧疚。他们的行为是可恨的，但他们的遭遇又让人不禁心生怜悯。这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人性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善或恶来定义。

三、《冷血》的内容赏析：叙事的平衡与深刻的主题

（一）叙事的平衡与客观

《冷血》在叙事的平衡上极具看点^[5]。在小说中，作者隐遁于人群深处，他只是一个冷静而客观的记录者，记录而不表态^[5]。他不放过每一个与犯人和受害者有关的当事人的看法，让读者可以自己站队，而不必担心作者会偏袒其中的任何一方。^[5]

《冷血》提出场景化叙述、完整对话等四大技法，为理解《冷血》的文学化表达提供理论框架^[5]。卡波特以大量篇幅细致交待凶手佩里凄苦的童年，支离破碎的家庭，以及家中姐姐对他的冷漠。佩里的种种遭遇使他产生人格上的分裂——他非常善良，在夜袭克拉特一家时，当他的朋友迪克打算猥亵克拉特家中漂亮聪明的小女儿南希时，是他及时制止了迪克。可同样也是他，让四口之家无辜殒命。在佩里的供词中，他这样强调，“我不想伤害这个男人，我认为他是个非常可亲的绅士，说话和气，直到我割断他喉咙的那一刻，我还是这样想的。”这种矛盾的人格，让佩里这个角色更加立体、真实。

（二）深刻的主题：社会的“冷血空气”

《冷血》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谋杀案的纪实文学，更是一部深刻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5]。它揭示了社会中弥漫的“冷血空气”，这种“冷血空气”不仅存在于凶手身上，也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1]

村民是冷血的，当知道凶手不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时，显得有些失望，一场本可以上演的好戏，并未在他们之间上演^[1]。卡波特是冷血的，六年时间他早已习惯了佩里，但是最终他还是撤了佩里的律师，他间接杀了他，从此他再也没有写过任何书。有的父母是冷血的，对于孩子没有一丝怜爱，只有不断的毒打与咒骂。检查方是冷血的，他们用别人的过失邀功于自己的成绩，时间拖得越久，越显得自己的成功。^[1]

“这个世界存在没有原因的犯罪^[1]，却不存在没有原因的罪犯。”贫穷、愚昧、鄙视、嘲笑、父母失职、生活的重压、不加关注、严厉的管教，这些因素逼迫人去走向阴暗堕落^[3]。如同蝼蚁一般的出生和死亡，唯有惨无人道才能光芒万丈，默默无闻地活着不如大鸣大放地死去。生与死的概念对有些人来说如此轻松随

意，这正是社会“冷血空气”的体现。

四、对新闻特稿的理解：共情与反思

（一）读者的共情与局限

广义和客观地评价此类新闻特稿，无论是骇人听闻的事实还是震动世界的变化，无论是悲情的故事或是喜庆的诞辰，作为读者的我们个人都只处于认知的情况，并不会存在过激的反应或者有所行动的探索，所谓“共情”或是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评价已经是对新闻最大程度的感知（在并未威胁到读者任何利益的情况下）^[4]。但狭义和主观地评价呢，凶杀案是冷血的，越来越多的人是冷血的，就像克拉特一家在夜晚中渐渐失温的身体一样，社会人士大部分也都是冷血的，如果硬要说世上还是好人多，那我的评价是他们在此类条件下的局限下也基本确定是冷血的，如果凶手的刀还没架在自己和我们周围人头上，一桩灭门案在我们看来永远只是一则消息和死亡数字罢了，并且我们对它的记忆绝不会超过一刻钟^[1]。

（二）《冷血》的永恒影响

而《冷血》，让书中的那则灭门案不再只是消息，它影响了全世界，时限是永远^[5]。它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中存在的“冷血空气”，让我们反思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问题^[6]。它提醒我们，不能忽视对于恶的研究，正如《我们与恶的距离》中王赦所说，如果这件事情不去试着找出答案，试着去预防，这类的事情在全

世界各个角落每天都在上演。

据说，卡波特在与佩里漫长的取材和交往间滋生了强烈的依恋^{[1][8]}。除了卡波特的性取向，毋庸置疑的原因是二者都有因成长于堕落的家庭而造就了“冷血”式的扭曲气质^{[1][8]}。佩里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1][3]}。《冷血》通过佩里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对个体的影响，也让我们看到了个体在社会面前的无奈与挣扎^{[1][10]}。

五、结语

驱散“冷血空气”。《冷血》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它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冷漠^{[1][9]}。社会中弥漫的“冷血空气”，不仅伤害了无辜的受害者，也扭曲了凶手的人性^[1]。我们不能停止对于善良的歌颂，同样也不能忽视对于恶的研究^[6]。我们需要反思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努力驱散“冷血空气”，让爱与温暖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

卡波特在《冷血》中写道：“他也转身回家，朝树丛走去；留在他身后的，是广阔的蓝天，还有那沉甸甸的麦子，它们随风起伏，发出阵阵私语^[1]。”这段话让我们回味无穷，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多一份关爱，多一份温暖，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更希望今后的我不仅能对新闻的传播有更深理解，最重要的是挖掘出新闻深层次的一种人类最朴素的情感^[4]。

参考文献

- [1] 杜鲁门·卡波特. 冷血 [M]. 南海出版公司, 2013.
- [2] 王伟群. 北京最后的粪桶 [N]. 中国青年报, 2011.06.03.
- [3] 威廉·曼彻斯特. 光荣与梦想: 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 [M]. 中信出版社, 2015.
- [4] 张慧瑜. 非虚构写作比理论更能回应当下复杂丰富的现实 [J]. 新闻记者, 2019.
- [5] 庄永志. 《冷血》何以成为新新闻的名著 [J]. 青年记者, 2023.
- [6] 汤姆·沃尔夫. 新新闻主义 [C]. 1973.
- [7] 马里奥·卡斯塔尼亚罗. 新新闻主义的兴起与特征 [J]. 国际新闻界, 2025.
- [8] 费伊·托马斯. 理解卡波特 [M].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00.
- [9] 海登·怀特. 历史的文本性 [M]// 元史学: 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10] 王丽. 拉康“镜像理论”视域下解读《冷血》 [J]. 青年文学家, 2019.